

生活小景

## 春天的鸣唱

□孙 敏

搬进新居，有一小袋大米不知塞哪去了，等收拾东西找到时，已经有点霉味不敢吃了，便打算带出去丢掉。忽然，听到窗外有叽叽喳喳的欢叫声，原来是几只麻雀落在树枝上，蹦蹦跳跳，正欢快地比赛唱歌呢。灵机一动，不如喂麻雀吧。身旁的先生白了我一眼，幽幽道，都上霉变质的东西，你可别祸害生灵啊。我笑了，说的也对。可是有了念想后，看着白花花的米，更舍不得扔了。于是，把大米倒进清水里浸透，使劲搓洗淘干净后，放阳台晒干收进了冰箱里。

转眼，春天到了，龙子湖公园，烟柳弄晴，风和日丽，渐渐开始热闹了起来。岸边也聚集了很多人，放风筝的，练唱练声的，游园散步的，看划艇训练的……好不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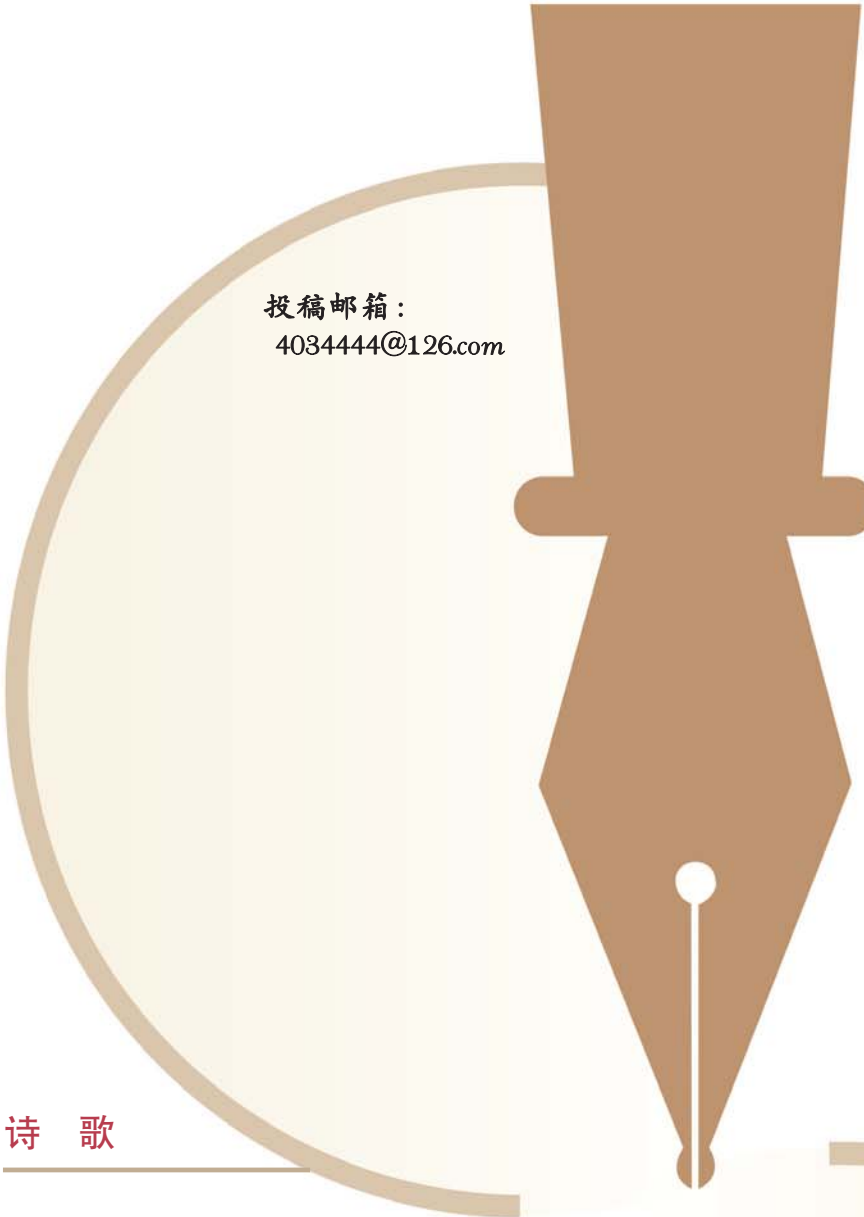
傍晚时分，我来到龙子湖西岸一处游人稀少的地方，坐在石阶上，将带来的大米撒向四周和草丛中，便眼巴巴期待着有小生灵的光顾。或许是人声嘈杂不断，或许是雀儿们饱了肚子，并没有先行者发现这里。我索性望着对岸，任凭思绪飞扬。突然，就想起了小时候，跟在哥哥身后逮麻雀的趣事。

哥哥说逮麻雀要有技巧。别看它小，但它机灵得很，一般会在我们午饭后才出来觅食。如果是几只或单飞的，基本上是刚长出来的小麻雀，它们经验不足，还贪吃，很容易被逮到。趁着大人午睡，哥哥拿起家里晾晒食物的竹编筐，倒扣在院子里的一处空旷地，下面撒一些剩的米饭粒，在竹筐的四周，也零零星星撒上一点，这叫诱

食。用一根冰棒棍拴条长长的细绳，支撑在竹筐的边沿。等现场布置完毕，哥哥蹑手蹑脚退到角落，手里攥着绳子的另一头，全神贯注，紧紧盯着那边的动静。一旁的我，屏住气息却紧张得不得了。中午的太阳光很强，刺的眼睛生疼，也不敢眨动一下。不一会儿，真的飞来了几只小麻雀，个头不大，显然好逮。它们先是叽叽喳喳争吵一番，再分散落下，啄着诱食，眼看着就要进入埋伏圈。快拉！随着我的一声惊呼，哥哥眼疾手快，手腕一抖，竹筐“啪”的一声落下。我们赶忙上前，轻轻掀开筐，里面空荡荡，好是失望。哥哥埋怨，说是我叫声太大，吓跑了麻雀。我说，再来一次吧，我保证捂住嘴巴不作声。

难怪哥哥说它们聪明。几只小麻雀果然不可小觑，知道如何和人类斗智斗勇，吃尽外面的诱食，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再也不落下了。

看呀！好多的麻雀哦。正在遐想中，耳边一句稚嫩童音划过。只见，从远处，从四面八方，一只、两只、三只……眼前的道路两旁和草丛中，旋即落下无数只可爱的麻雀。它们一点也不怕人，自由自在，闲庭信步，是那么的快乐，那么的放松。来来往往的人们，并没有影响到它们。有的在寻觅啄食，有的在嬉闹玩耍，有的在对歌鸣唱。孩童们欣喜若狂，蹦蹦跳跳，摇摇晃晃上前去追逐。雀儿们似乎很有灵性，忽而展翅飞旋，忽而落下逗趣，此起彼伏，妙不可言。夕阳下，在充满魅力的龙子湖岸边，一幅和谐的壮观美景，尽收眼底。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诗 歌

## 春天的邂逅

□葛梅英

陌上人如玉，繁花点点开  
姹紫嫣红，花事芳菲  
于荒疏的角隅处  
望见你摇曳的身影

你娇羞的模样  
我眼中的柔光  
簌簌风起，梅香阵阵  
只匆匆一瞥，竟牵惹出  
我多少的心心念念  
与情感交集

翻阅过往  
多少笔墨晕染  
当时怎样的心境  
写下诸多春天的诗行

历经千霜万雪的磨砺  
你依旧满心芬芳  
这春日里的约定  
花开如期  
人与花的对白  
时光安然，岁月留香

## 解放路立交桥（外一首）

□朱克献

每天 我必须穿过解放路立交桥  
才能到达我上班的城际公交车站  
我每天几次骑车或步行  
都会穿行在桥涵里

立交桥在我的头顶  
东西南北往来的车辆  
盘旋着而去  
立交桥下 还横卧一道铁轨  
偶然 我看到一列闪光的火车  
从我眼前飞过

每天 我穿过解放路立交桥  
都会狠命给脚下加速

永业路

永业路在宏业路左边  
它们路名不同在开头的一个字  
一个古老而狭窄  
一个新兴而开阔

道旁树不同  
永业路上的银杏树  
天一冷  
它心型的黄叶片落下来满街跑  
一直跑进两边的居民区  
宏业路上的常绿树 根深叶茂  
从路两边高层建筑里  
几乎看不见行人和甲壳似的车辆  
永业路是步行街  
街道边尽是热闹的小摊  
有锁匠 鞋匠 小吃部

五年前 我来到永业路溜达  
留恋这里风土人情  
三年前  
永业路北边盖好一处商品房  
道路明显加宽了 道旁的银杏树  
也换装成宏业路一样的常绿树  
我就在永业路住下来  
每天穿行其间  
我已经把这里当作了第二故乡

## 画 心

□一 木

撑着油纸伞  
踏着透亮的青石板  
伴着深沉的钟声  
在夜色里彷徨  
彷徨在荷塘边  
用月色做宣纸  
莲花做画笔 画你

仰望天空  
月是你的身影

星是你的眼睛  
动人的不是银河  
浪漫的也不是月色  
而是此刻  
随你的魂灵  
思念你的心  
你来不来  
心就在那里  
不管日月星移  
都在那里

星是你的眼睛  
动人的不是银河  
浪漫的也不是月色  
而是此刻  
随你的魂灵  
思念你的心  
你来不来  
心就在那里  
不管日月星移  
都在那里

麦苗与麦苗在说话  
相互叙说着孕育的憧憬  
叙说着拔节和成熟的喜悦  
四月里，我从黄昏的麦田走过  
这应该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

□宋在侠

## 当我从麦田走过

碧绿的麦苗，被镀上一层流光溢彩的光亮  
宛如美玉油润的包裹  
而麦苗们轻轻的笑声  
一阵阵传进我幸福的耳朵

人间美味

## 食菜薹记

□陈安伟

春食菜薹古人有之。春天时节，雨水充沛，万物萌发，菜地里的菜薹一片青绿且肥瘦相间，菜薹之上若有数朵似开未开的花蕾，食之则更为曼妙。取一白色盘盏，将素炒的菜薹置于盘盏之中，竹筷入口时，但觉清香入喉，春天的气息游走于全身，浑身上下神清气爽，仿佛千万朵花开在身体里。

春日时节，正是采摘食菜薹的绝佳时间，民谣语有“春食菜薹，当如食肉。”菜薹富含钙、磷、铁、胡萝卜素、维生素C等多种营养成分，多种维生素比大白菜、小白菜都高，由此可见，菜薹不仅颜色翠绿，从色彩感官上给人以愉悦，从营养学上来说，对身体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菜薹的营养价值不可小觑，都说“百菜不如二三月菜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春到田间，草木开始发芽，田间的青菜也长到了最为丰盛的时节。一场春雨，在一夜春风的吹拂之后，按捺不住性子的青菜便“噌噌”地蹿着长高，待长高的菜薹顶端鼓出花苞儿，花色淡绿，蕊淡黄未露之时，踩着松软的土地，挎着竹篮儿，将菜薹采摘入篮，回家烹制，便是人间美味。

我是个喜素食的人，对于菜薹的喜爱自然是超乎一般。此时，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绿油油生长拔旺的菜薹遍布乡间田野，阡陌村落菜园随处可见。寻一个清静的周末，约上三两个好友，去采摘菜薹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在城里买来的菜薹总觉得少了一些采摘的乐趣，虽然很多菜市场都有菜薹出售，超市的菜薹从色相上看更为好看一些，但是少了一些乡间的烟火滋味，闹市街边如果能够偶遇一两个挑着竹筐的农民，竹筐里挤挤挨挨地摆放着一捆捆用稻草绳抑或荆棘条扎成的一小把一小把的菜薹，色相也许不够好看，但是却沾满着乡土的泥巴和草屑，让人备感

节令随想

## 闲话谷雨

□刘明礼

“春雨惊春清谷天”，如果说春姑娘有六姐妹，谷雨便是最后的老么。谷雨于每年公历的4月20日或前、后一天交时，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也将春蓬勃到了极致。

白居易诗曰“人间四月芳菲尽”，其实不然！你看——本是花中之王的牡丹，此时开得正雍容华贵，因而牡丹花亦称谷雨花、富贵花；你再看，月季花、山茶花、玉兰花、丁香花、连翘花、洋槐花、香气袭人。比起早春一枝独秀的矜持、仲春花红柳绿的明媚，暮春更是万物峥嵘，彰显出蓬勃的力量和无与伦比的魅力。

要说春姑娘六个，从模样到秉性，都迥然不同。老大“立春”，冷若冰霜，深居简出；老二“雨水”，轻挑罗帘，脉脉含情；老三“惊蛰”，朱唇微启，欲说还羞；老四“春分”，淡扫蛾眉，略施粉黛；老五“清明”，梨花带雨，明眸皓齿；老六“谷雨”，活力四射，满面春风！

谷雨，顾名思义，播谷降雨，雨生百谷。古籍《群芳谱》载：“谷雨，谷得雨而生也。”古人通过观察，还总结出了谷雨三候：第一候萍始生，第二候鸣鸠拂其羽，第三候为戴胜降于桑。也就是说谷雨雨后降雨量增多，浮萍开始生长；接着布谷鸟登枝高歌，开始提醒人们该播种了；然后是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戴胜鸟的叫声虽不甚悦耳，但其浑身羽毛

我爱我家

## 家有小女初长成

□董长军

家有小女初长成，可愁煞老夫了。侄女多年前曾羡慕地对我说，你家闺女人长得漂亮，又有才气，你两口子将来何愁没有金龟婿呢。时光荏苒，转眼间，小女年芳已二十有五，至今仍待字闺中，连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都没谈过，你说为人父母的我能不犯愁吗？

漂亮不是资本。是她孤傲，还是清高？非也非也。那毛病出在哪儿？我看是她社交圈太窄，除了两三个要好的女同学之外，就没有其他社交活动。工作上是一点一线，下班之后就钻进她的小屋，捣鼓她的电脑，或打游戏，或钻研她的设计业务。像她这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宅女，又怎么能寻到她的白马王子。

我家小女是个乖乖女，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坚强的性格。想当年，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她放弃了当年高考，我以为

亲切，但这样的境况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清明节时，回老家祭祖，正好过了一把采摘食菜薹的瘾。在老家的房前屋后，桃花灿若云霞，梨花洁白如雪，而屋后一畦畦碧绿的菜园更让我各感欣喜和亲切。菊花心、小青菜正是长菜薹的时节，一丛丛菜薹，一簇簇似开未开的花蕾点缀其中，我想象着这些春天的美味，忍不住咽下了口水。春天的乡村如画一般，这些朴素的青菜，在大自然的馈赠中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在枝枝叶丫间长出美味的菜薹，这原本就是美好的事物。我顾不得雨后菜地的泥泞，便一头扎进了老家的菜园子里。芜萋散发阵阵浓香，大蒜、香葱挺拔着身子，菜薹郁郁葱葱，茎碧绿鲜嫩，叶子肥厚油绿，用指尖轻轻一掐，脆生生水嫩嫩仙灵的菜薹便冒出汁水来。手指在菜薹间飞舞，蜜蜂在花间“嗡嗡”叫，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春天图卷。

不一会儿，一篮令人食欲大增的菜薹便采摘完成，把菜薹置于清澈的井水中清洗，能感受到地下水的温润在指尖流动，一棵棵井水清洗过的菜薹更加水灵可爱。这边，灶台上，母亲已经生起了柴火，通红的火苗在灶间跳跃着，待锅里的猪油烧到冒出浓浓的白烟时，姐姐把几颗大蒜子扔进锅里，待蒜子煸炒出香味时，姐姐把菜薹放进锅里，翻炒三两下，菜薹便散发出诱人的清香，一旁的我把一个洁白的盘子递过去，青绿的菜薹素然横在盘盏中间，颜色可人，看着美观、吃着爽口的菜薹便上桌了。

席间，执竹筷，夹菜薹配白米饭，青和白相间，互相辉映着朴素的美和朴素的色彩，一桌的鱼肉珍馐顿时黯然失色。其他的菜没有了光彩，顿觉人间美味是菜薹。食之乐也，味觉生香，小口食之却或大块朵颐，都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



四月飞花 马晓刚 摄

情到深处

## 怀念父亲

□李兰州

父亲去世已经五年多了，但我还是很想他，经常在梦中梦见他老人家。永远是那么亲切，那么慈祥。

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在二马路西头路北面的“杨学记五金店”当学徒。新中国成立后就参加了蚌埠一建公司工作，可以说是一建公司元老级的玻璃工。他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我小的时候经常跟他去上班，公司的玻璃仓库堆满了玻璃。爸爸指着那一堆堆的玻璃对我说：“你看我给国家节省的玻璃都堆到了房顶上了。”他裁玻璃总是精打细算，划玻璃技术非常高。以前瓦工裁瓷砖，由于没有现在的先进工具，浪费很大，爸爸就在家研究发明了用玻璃刀裁瓷砖，给建筑公司节省了很多材料。这件事曾经上过报纸。后来那张报纸爸爸保留了好多年，现在也不知搞到哪里去了。那段时间他不但干玻璃的活，还帮助瓦工裁瓷砖，忙得很，但他却很开心。

爸爸应该说是蚌埠较知名的武术家了。他会很多武术套路，太极拳、太极刀、太极剑等。我问他是什么式的，他说应该算是“普济”式吧。因为是他的老师，也就算是我师爷戴叶涛用“纯阳丹青剑”和济南千佛寺的一个叫“普济”的老和尚换的。

蚌埠有很多人和我父亲学拳。但他最喜欢教那些体弱多病的人。看到他们身体练好了，就非常高兴。他教学有规定，第一不准吸烟，想学拳必须戒烟，第二不收任何费用和礼物。有些徒弟想请他吃饭，他坚决不去。在我的记忆里爸爸一辈子都没吃过人家一顿饭。

他说：“我教学是为了帮助人家。大多体弱多病的人家庭都很困难，让人家破费那是很不道德的事。”

爸爸的很多朋友都清楚他老人家的性格。他经常帮助别人不要任何报酬，但是凡是帮助过他的人他都念念不忘。有个住在原“蚌埠大舞台”的朋友曾经帮助过他，后来他拿着礼物去答谢，可是那个朋友住的地方拆迁了，他通过多方打听，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张伯伯是我爸的老朋友，新中国成立前他是“杨学记五金店”对面“一品香食品店”的徒弟，我们两家是好朋友。后来张伯伯去世了，有一天张婶喊到她家，她对我说：“兰州，我家二楼的窗户玻璃都坏了，我出去了一趟，一进家门就看见窗户都搞好了。你爸为什么不进我家门，在外面装玻璃多危险呀！”我知道爸爸是个老封建，他是在外面竖梯子上去装的。他经常说：“你张婶一个妇道人在家，我不能去的，你要经常去看看她有什么困难，回来跟我说。”

“世上黄连最苦，而孤寡最苦”，这是爸爸嘴上经常说的话。每逢园林管理处修剪梧桐树，我爸爸就会拿着小锯子，锯了一捆捆的树枝，给邻居的孤寡老人送去生炉子用，连人家一口水都不喝。

爸爸去世时103岁，邻居们都叫李大爷的长寿是修来的。他们经常会和我们兄弟姐妹说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他老人家所做的好事。我想就是的，他老人家一辈子做了那么多的好事，能活到一百多岁的确是修来的。